

舒

藝

室

雜

著

舒菽室雜著乙編卷上

南滙張文虎孟彪

復何補之書

得書審近狀甚慰拙橐向不甚昧人惟極知己始出奉  
教乃徒相推譽而無一言益我何邪鄙人總角卽學爲  
五七言長益嗜之及今思之中無實得而徒刺刺不休  
卽造詣如古人亦屋下駕屋耳況萬不能乎至欲以此  
相標榜更爲謬妄傲幸傳名與傲幸科第有何高下且  
此念一萌心術已壞詩以言志其志可知近日唱和題  
圖酒食角逐之事愈繁而可厭直是不作詩庶幾謝絕  
應酬僕非矯情實見其無益且無謂耳補之天資絕人

氣方英銳將大用力於詩古文辭此誰得而沮者然竊不自揣欲補之屏去眾藝專力於軒岐之書君家累代名醫補之祇承家學又靈敏善會應手箸效何不因此而益充之取素問靈樞難經傷寒金匱下至後世諸名家書究其會歸而辨其舛謬外參之於臨證其有并格則深思而闕疑勿泥古勿徇今勿強書以就我務求其實用而已如此數年當爲國工夫坐言起行而有實用於世莫如醫詩古文辭無用之空言也徒因其名高而事之惑矣且醫固技也而可進於道詩古文辭藝能之末事未見其高於醫若云載道之文有功於人心政治此固甚善然又不可徒求之詩古文辭也且讀書當觀

其通善通之者泝澠洗之藥可用於戰陳鑄金之術可  
移之鑄人苟不其然誦詩三百不能專對精微如素問  
不當僅以醫理盡之補之誠專力於此其於道當有左  
右逢源者僕多欲寡擇初汨沒於辭章繼又泛濫於攷  
證律秣之學每自念於斯世斯民一無所濟坐費日力  
悔恨填膺補之遽以品學見獎令人媿赧無地用敢抒  
其耿耿者貢於補之惟僕之愛補之者深遂不自覺其  
言之唐突也幸諒之

復謝幼伯書

伏承賜書言向來爲學之方旣已心儀之矣及讀詩文  
集卓然皆有所爲而發子剛又盛言足下能力苦倉淡

自守有素益傾慕不已若僕者逃難羈旅舊學荒廢方  
自恨日以衰老不復能進於是而足下且惓惓於鄙人  
則得無過聽人言而未之察與僕少時涉獵書史嘗有  
志於人之學而依人爲活多輟少作心氣麤濁不耐精  
思又無賢師友爲之先導知我者笑之以爲徒自苦然  
心好之不自已復不自力悠悠忽忽夫何知年歲之不  
我與也遭亂幸存寄跡白下思慮耗散雖從事鉛槧聊  
以遣日何能爲足下益邪輓近不乏高才宏覽之士乃  
微窺其所悅不離於史公所謂聲色芻豢佚樂勢利者  
卽他日得志其所爲可知也足下獨克自振拔而其文  
辭又不屑苟徇世俗之愛憎如此足下方在中年益肆

力以極其心力之所至過此以往可二十年其必有以自立夫一時之榮名固不足言卽傳世與否亦何可知而君子必汲汲於此者孟子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以求名於世也古人之書度足下旣博觀而善擇之無俟鄙人之姁姁無已則欲足下凡詩文勿輕作俾積之久而始出詞則雖不作可蓋爲之不能不用心而用心雜則兩不能精此僕昔所以自誤者敬以告大箸史論不激不隨固可與集竝行所輯論學一卷自學問根本所在然置之坐右自爲體驗則可近有託爲道學者人挾一帙以自鳴足下非其倫然勿示人以朴也僕之所見止此而已深負下問之意無任慙悚伏

惟亮察

荅劉恭甫

去臘得手教欣審侍奉安吉鄙人入春以來居處如恆  
祇諸冗叢雜不得竟日靜坐爲苦平生於古文實未致  
力何敢浪言竊以爲所謂桐城派者非桐城獨關一法  
蓋韓柳以來大家名家相傳如此實自古以來皆如此  
特韓柳諸家則有轍迹可尋然韓柳功深蘇氏才高氣  
盛介甫瘦硬與衍皆不易學惟歐曾平正易於入手故  
中材以下喜效之桐城由震川以上溯歐曾固古文正  
軌然專以風神唱歎爲宗此則望溪猶不如是而惜抱  
啟之蓋永叔之效子長者未嘗無神似處特後人功力

不及近於空疏後世學惜抱者奉爲祕笈自鳴一派此  
又非惜抱意計所及也衍石文頗學柳而質實處近李  
習之曾文正公極爲折服鄙人不特未學桐城兼亦未  
敢窺衍石樊籬人來強求者矣一應之何足言古文兄  
淵源深厚出其緒餘陳之述作固當直舒所見不慮不  
中繩墨若彼專門之藝分道揚鑣可也端甫別傳宿諾  
久乖聊以塞補農之請桐城乎衍石乎皆當屏之門牆  
之外矣閱畢幸轉示之

送王季平學博之任崇明序

吾友王廣文季平將攝任崇明行有日矣或曰季平與  
子厚古人臨別贈言獨默爾可乎予曰固也凡校官之



職督率士子佐有司教民整風俗而已故其秩不高而  
任與令等其見於上官也禮貌有加焉吾吳俗尚浮靡  
他郡不暇論蘇松所屬爲州廳縣者二十有二雖肥瘠  
不同而皆不免於敝太倉嘉定少減焉惟崇明孤縣海  
中力田務本俗尤樸儉雖富厚者亦與他邑窶人等豈  
成邑在後風氣未開與抑產於是土者秉質獨醇與  
國家功令校官除授不出省惟辟本郡自粵寇內犯迄  
十餘年江以南郡邑無完境獨崇宛然無恙蓋隔於海  
故也或曰亦由其民樸厚富者不暴殄天物貧者循業  
守分耐艱苦苟免凍餓幸矣故不生盜心其免於寇宜  
也季平遂駭然曰不亦善乎此固吾桃花源也予曰不

然蘇松之人辟地於崇者多矣以爲桃花源可也子則非徒辟地而已固以正士習移民俗爲職守者也崇之俗信善矣吾不知辟地於此者能欣慕而從其敦樸乎不然崇之人將轉相慕效而長其浮靡以漸漬於諸邑之敝俗則官斯土者病也風俗之興倡於士其壞也亦始於士子且以身督率而誨喻之由士以及於齊民俾保其善俗而不至於敝其庶幾無負此行與此吾所以期季平也乃書之以爲贈同治元年春三月

送張子剛歸南昌序

南昌張璣子剛天性純摯言其母苦節撫孤狀未嘗不流涕也貧不能讀書恥爲商賈行治篆刻游卿大夫閒

名聞於時資以養母怡怡然也粵賊陷金陵大帥集兵  
攻剿以末秩從軍江左奔走兵戈閒有所感發每寫之  
以詩蘄達其胸臆而止旣而從節相湘鄉公於皖南隨  
至皖城去冬訪予賓館投詩以質恠乎仁人孝子之思  
也或者乃惜子剛少讀書疏於學問類不能充其所至  
者然使無子剛之至性雖讀破萬卷充其學以幾於古  
人奚以爲故吾重子剛也春正月子剛請於湘鄉公暫  
歸其鄉省母束裝來別詩有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又曰陟彼岵兮以望母兮子剛之歸也訴思親之苦話  
道途行役之勞感人事之盛衰惜歲時之奄忽俾湘鄉  
公愛人以德之意而欣然復敘家庭之樂試誦詩之所

云爲母夫人效萊衣之舞視彼徒以高車駟馬金玉錦繡震耀於鄉里者何如也

送宮保曾撫軍養疾歸湘鄉序

剛果雄厲之氣足以鼓眾志振懦頑攻無堅城守無彊敵而其一發無餘也則亦不足以持久何也氣非素養也公孫丑卿相霸王之問孟子荅以四十不動心而要其功於養氣養氣與不動心無二道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心一動而氣爲之僨矣夫不動心於爵位猶人所能也處功名之極盛而不動心則非素定於中者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君子之於功名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我湘鄉節相功名爵位天下所

仰望也其接見下僚及寒素之士從容和雅使見者不自覺其矜平躁釋其中之所養淵乎莫可得而喻也抑嘗登皖城周覽形勢及觀賊將遺壘處竊歎其易守而難攻有爲文虎言今宮保沅浦撫軍攻克皖城事赫赫若目見私意撫軍爲人必剛果雄厲有異於節相者是時撫軍方圍攻金陵金陵天下之名都也其形勢十倍於皖賊居之久且眾而撫軍以五萬之眾當之身病餉又不給羣方爲撫軍憂而撫軍以爲必克今年夏六月果破之十二年之巨寇一朝而殲江南之人以爲再造朝廷爵賞稱其功斯亦大丈夫之所謂得志者矣及來金陵見撫軍則又從容和雅若無有其位之尊功之顯

者蓋其中之所養廓然於功名爵位之外豈非孟子所謂不動心而行所無事者乎於是歎撫軍與節相固親兄弟其學同其志同其所養無不同而果非徒用其剛果雄厲之氣以就功名者也然今撫軍方以病得請於朝將假歸湘鄉論者嘖嘖侮其功成名遂身退合於老氏之義竊以爲非也古人之所謂大功難居急流勇退者此爲不善處功名者言之爾豐功偉烈一動於心不自知其著於言色識者窺其中之所存故老氏戒之撫軍儒者也其視爲

君與民除殘去賊皆吾學問性道之事曾無幾微功名之念動於中而何足以老氏之說溷今楚北餘寇未盡

而邊境猶有叛擾者撫軍之年及孟子不動心之歲方宜與節相一其心力奠安四海內致

君堯舜而外登斯民於仁壽之域而後謂之不負所學何言退乎吾且見撫軍之疾勿藥有喜而

朝廷百姓之元氣將漸以復也同治三年十月

送楊峴大令之湖南劉翰清太守之臨淮大營序

今之幕府古之從事也唐制從軍久者得爲大郡故有入幕不數年而歷顯要爲諸使者軍興以來統兵大帥尤以搜羅俊乂舉賢任能爲事往往出幕府而握兵柄持憲節功名彪炳於天下蓋幕府固人材之藪也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饋餉之難

易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孰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材莫速於此今猶古也楊君劉君皆以名孝廉橐筆從軍楊君由晉歷秦蜀劉君客楚北胡文忠公幕皆見重於主人及今毅勇侯湘鄉節相開府皖北遂皆聚於皖同治二年予亦以節相招至皖與二君定交楊君經學出長洲老儒陳先生碩甫之門劉君學問醇邃世其家傳尤精三禮常過從議論談笑未嘗不相洽也去秋隨節相自皖來金陵所居尤近相見益密今年夏節相奉

朝旨北征辟劉君入幕府而楊君亦將應湘南李撫軍



之聘二君年皆未艾出其素所醞蓄以佐平寇患澂清  
四方撥旌麾而出生斯民於疲癯災膏之餘也其何憾  
予所感者我輩皆遭寇亂離故土飢驅偶聚雖用學業  
文藝相說而亦不無同病之憐三年於此矣一旦分手  
以別其能已於惘惘乎予衰老不能荷戈躍馬從節相  
以北而三湘九疑亦神往而力不能俱將歸謀蒨羹鱸  
膾徜徉九峰三泖閒以聽二君飛騰於功名之會也閏  
月之望與周侍御學濬歐陽員外兆熊方少尹駿謨張  
郡丞斯桂李司訓善蘭公饒於秦淮水榭昱日序此爲  
贈

送楊卓庵太守離任序

在小戴之記有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臨民者當以民之好惡爲好惡也至於用舍人材則亦有然孟子論國君進賢退不肖不聽於左右諸大夫而必國人之爲聽焉乎彼左右者便嬖使令之人其所謂賢與不可固不足據若諸大夫則儼然搢紳之流何乃與左右便嬖等哉高才者慮其勝已敦厚者嫌其椎魯淡泊者疑其不近情豪爽者憎其疏率因而詆之曰躁曰僞曰僻曰粗君子之接人也坦然率其本性未嘗以蜂蠆之毒虞人而不知其日在羿之彀中且夫君子之與左右便嬖所處不同若諸大夫則比肩共事不能無交接其伺之也益密往往患生於不

及防禍至於不可測其毒有甚於左右便嬖者夫當進而不進必有不可進而進者操用舍之權者所宜慎之又慎也惟國人之與君子者名位隔絕其臨於我上也撫我則以爲父母虐我則以爲仇讐好之惡之人情不甚相遠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視聽且寄於民然則欲進賢退不肖而不徵之於民是其聰明乃過於天也楊侯守我郡十年以民之好惡爲好惡者也士紳軍民皆安之今將以倅左遷以去羣以爲大感有爲詩歌以送者文虎衰老才竭不能爲韻語輒述其硜硜之見以贈願侯它日開府正方面進賢退不肖勿忘此意也

陳頴莊六十壽序

世之奉佛者，啐經以求福，戒殺放生以求壽，施捨以求利益，如是其皆得乎哉？持奉佛之心，以立身處事，不與福壽利益期，而往往得福壽利益。若夫持福壽利益之心，以啐經戒殺放生施捨，則是與佛爲市也。且夫佛固願人之皆福壽利益，而實不能使人福壽利益。然則福壽利益之柄，何所操？仍操之奉佛者之心而已矣。我友陳君頴莊，少孤，事母至孝，先意承志，凡可以得母歡者，無不竭力爲之，以至於壯且老，如一日也。嘗爲表戚姜氏主出納，姜君病亟，婦少子穉，以屬君。君毅然曰：諾。姜君沒，君設法隔別內外，條理井井，事大小悉以身任恩。

比於義節比於禮勞怨無所辟卒撫其孤成立婚娶而後已君廉幹精敏其爲會計調度周密未嘗有失誤而取與寬平不私其利與人交和而有節急難必爲躊躇處置不使之向隅流離窮乏蒿心棘目量力調恤無所吝未嘗不啻經戒殺放生施捨而實無福壽利益之想蓋其事母也任事也治生也接物也無異其奉佛也而其奉佛也則亦猶之其事母任事治生接物而已吾所謂持奉佛之心以立身處事者蓋如此佛敎眾生以無住相布施又言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人者蓋一求果報卽所謂住奉佛之心本空而福壽利益之念礙之卽非奉佛如君者殆真能空

其心者哉始君相不合壽法年踰四十納妾僅得子而殤再納數年仍窅然人方以爲憂前年竟得一子今君年六十矣太夫人年八十五康強怡悅日抱孫爲樂而君承懼其閒扶持抑搔孺慕無閒其爲福壽利益孰大於是豈與佛爲市而能然哉惟其不以福壽利益爲心而福壽利益相隨而至吾故揭此以爲君壽而并以勸世之奉佛者

黃小田儀部七十壽序

維昔宮保勤敏公以文章學術受

知

三朝由部曹改詞垣洊歷大卿入參樞府侍直

南書房勤政之餘賡揚相接傳誦者以爲虞廷喜起殆  
無以過及縣車致仕優游林下歌詠太平年登耄耄康  
疆不衰海內仰望以爲陸地神仙蓋當

中天極盛之際應運而生宜其壽考福澤如是其隆也  
我友小田先生公之季子也少承家學與諸兄雁行竝  
起登拔萃科官禮部十餘年以儀郎請假侍養遂不復  
出山或者以謂君以貴公子爲京朝官名公鉅卿多其  
故舊交手推譽聲名文采振耀四方建牙持節車前八  
騶旦暮可待乃抽簪歸里絕意進取豈其有高世之志  
與何其不能與勤敏公後先輝映哉而不知非也父子  
入仕沃承

天寵高尚其志非所宜言蓋君子之仕也當內度諸已  
外度諸時力足以有爲則官無尊卑皆可以致我匪躬  
之節苟不其然則與其觸藩於中道毋若善刀而藏也  
君旣終養屬海疆多事歲比不登盜賊生心駸駸窺伺  
當事者不爲意君惕然憂之咸豐三年粵氛肆擾吳楚  
之交豺狼比跡君遂挈家避難於我郡之金山自是而  
郡城而南滙而上海寇來無方靡所止居而第宅丘墟  
賜書零落百年喬木炬爲烽燹夫以勤敏公遭際之盛  
不及二十年而君之所遭如此宜有不堪回首者然使  
當是時仕爲高官權不全屬或且從而掣肘進退惟谷  
將何以自處乃歎君之不復出山其度已者明而量時



者審也其不能與勤敏公接踵媿美者時爲之勢爲之也君待人無城府喜怒無所飾其避難金山也依其婚錢氏文虎亦館於錢一見卽推誠相與日以詩酒相過從如是十年雖倉黃亂離未嘗有數月之別也去夏五月文虎將之皖君餞之曰皖吾鄉也而不得從子往明年予七十矣子名能文其以文壽我且待子歸文虎曰敬諾今及期而絆不能如所約請先之以文而推君不仕之意以質君或曰君壽種也如勤敏公之福澤壽考備今古幾人君之境固拙矣天其將伸之以期頤之壽或曰今軍威丕振江浙大郡次第克復嗣君子奮方以材能積勞勩膺上游保薦將見蒸蒸日上以追繼勤敏

公世德而續君未逮之志則謂君之壽考福澤將比隆於先公其誰曰不然是二說也文虎固樂聞之因竝舉以爲君壽同治三年六月

湘鄉公六十壽序

同治九年秋

朝廷念東南久困元氣未復復

命我宮太保相侯湘鄉公總督兩江兩江士大夫下至軍民間之皆如望歲是時公方以疾在假再上疏力辭詔不許冬十月公六十初度

賜壽額曰勳高柱石有加禮公疾少閒乃入

觀謝

恩請

訓

旨仍速公赴任公於是三至江南矣我

朝開國以來惟章佳文端公四督兩江昔公將赴直隸  
文虎敬錄文端事爲沉固亦私冀公復來今果如所祝  
豈非此邦之幸與蓋

朝廷知公在江南久深悉其人情土俗官方吏弊駕輕  
就孰有非公不可者昔文端之在江南無赫赫之功其  
遇事鑑空衡平冰解理釋不照嫗而人感其德不苛察  
而人服其明不繇辭告誡而人樂爲用命未嘗徧閱閭  
閻而民間疾苦若口與之言而身與之接其於屬員虛

衷傾聽不設成見而卓識所在堅定不移又非浮議所能動於漕河諸政尤力任其難至今嘖嘖在人口其受

知

兩朝屢膺重寄有由來也公之於江南出水火而登衽席固文端所未有然公歸功諸將不以此自居而其性情德量用人治事則有與文端若合符節者聞之江南之民於文端之至若嬰兒之就哺而文端每至江南忻然如歸故鄉日者公之來也民肩踵相接引領遙望庶一見公顏色歸則以誇其婦子以爲公其復來撫我育我竊意公顧瞻周道當亦有忻然如文端當日者蓋人以情相接無今昔之異也抑文虎猶有所冀焉文端之

最後任江督也尤久蓋閱十餘年乾隆三十年

聖駕南巡文端年七十

賜壽有韋平介祉之額使公得久於其任以次正人心善風俗興利除弊續前未竟之緒而益充之自此十年恭逢

盛典豈特媿美文端而已哉南山有臺之序曰人君樂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其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古者君臣契合與國同壽考垂令聞於無窮有如是夫有如是夫文虎老矣昔歲送公時曾不意復能見公明年將歸覩枝棲與田夫野老尋承平之樂事它日芒屨杖笠重謁鈴轅爲公期頤

之祝或不麾之門外乎請以此序爲驗

孫勤西廉訪六十壽序

當咸豐同治間壽陽祁文端公湘鄉曾文正公以德業  
學問文章焜耀海內章甫縫掖之士莫不仰首希望以  
爲泰山北斗而二公獨推許今皖臬瑞安孫公不置惟  
公以名翰林直

上書房出入承明金馬閒摛華採藻風采蔚然僉謂臺  
閣之樞選旣而論事觸諱一麾出守於時寇氛方熾佐  
籌戎幕一攝廬鳳觀察旋以家難去展轉十年與公先  
後起開府封圻爲大帥者比比而公始拜今職之  
命人或以爲滯而公孜孜焉方推溯永嘉之學究極其

義理文章將上追古人下啟來哲而自成一家著述仕途之利鈍非所計也或者謂公端醕長厚本以詞臣爲京朝官蓋宜文學侍從衡文之任而刑名簿書爲屈是又不知公也儒者之業兼本末內外而貫之者也見之於素守即可施之於事功修齊治平舉而措之豈徒爲誦說而已且夫古大臣敷歷中外藉以上稽吏治下悉民隱豈有所擇哉今陳臬之職不爲不尊所系不爲不重三載考績外擢方面內陟卿貳以躋宰執非異人任由是上承文端文正之緒而益劑其未及爲以報當日所期許合義理學術文章事功而一之誠無忝於永嘉之學哉公於古文法桐城於詩法蘇黃於書法顏柳皆

本之文正而絕不同蓋各自其詣力所造而不必襲其  
跡其於治事當亦如之然則使公督兩江未必屑屑焉  
循塗守轍以爲蕭規曹隨而當求其不盡之意其斯爲  
善學文正而已矣昔在癸亥之歲文虎以文正招至皖  
與公以詩文相契明年公赴廬鳳任後六年公來金陵  
益相習而公子仲容孝廉好許鄭之學亦常商推疑義  
凡六閱歲矣不爲淺矣今歲八月之吉爲公六十壽辰  
迴隔千里外不獲預稱觥之列而禮不可嘿而已又不  
當以浮辭導諛輒述公所以爲學者以爲序同治甲戌

秋仲

朱秋畋六十壽序



士所以爲四民首何也誦詩讀書績學明理行修於家庭道合於仁義智足以知人才足以任事彼農工商賈有質美而未學者矣短於識而昧體要者矣局於才而僨事者矣若夫罔利而不知止者未暇論也士所以長四民以此今有不爲士而無媿於士且希見於今之爲士者則吾友秋旼奉直其庶幾乎君世籍休甯蓋徽國文公之裔方靈臬集有朱孝子傳卽君五世祖也君幼有至性先意承志得父母懽贈君在郊公立品端毅好讀西銘小學及呂省吾陳文恭公書以授子弟曰常肄此可上希賢哲次保身家且爲人倫鑒夫人能讀書知禮法則識自高趨向自正不溺於物欲矣君奉之終身

以持躬應世未嘗一日忘其於贈君一語一言屢細述之片紙隻字什襲無失暇常出以省覽居喪哀毀盡禮鄉黨稱焉兄弟七人君次最後先世遺居推讓諸兄而已賃屋以處諸兄相繼沒撫其孤弱皆俾得所族有典公產者每贖以歸公其門內之行如此君之棄儒而習賈也受贈君命以食指鯨治生自立遂遊滬上勤於所業主人倚焉委以重大精審周詳未嘗有疏失其處事也嚴而公和而有節得人人人心盡其力爲人謙謹不妄語開誠待物無隱情尤忼慨喜結納有告印須者必委曲成就之且爲計久長故無不感頌者滬城思恭堂者徽甯人寄殯所也當咸豐癸丑庚申閒滬兩遭寇亂停

樽千餘倉卒莫可爲計君倡議盡瘁之賊至堂屋皆燬而千餘樽者幸全乃籌款修堂益擴其制君之力爲多君旣廉於取又見義必爲不私其財利故囊橐常蕭然其應於外者如此然則所謂行修於家庭道合於仁義智足以知人才足以任事而不以利爲利者君非其人與其於今世之士吾未敢較量其同異竊嘗自計蓋亦忝附士類以擬於君曾不足當百分之一以是每負疚於夙夜也君有四丈夫子長者以今年補博士弟子餘幼皆讀書惟九月旣望爲君六十壽辰青浦沈君銳卿屬文以爲祝嘏因具論之以見大賢孝子之後名父之子雖爲商賈猶愈於庸士使君效一職治一方其必能

以循吏著而惜也其僅以餉蠲敘職而未施其用也然君之子既爲士矣安知不本祖父之訓而施之於仕也又安知聯翩而起者不承祖父之訓而相繼以施於仕也君雖素不能飲聞斯言也當引觴而哂曰窮達命也使兒輩不忘祖訓以勉於爲士其善頌善禱矣夫

姚衡堂先生八十壽序

凡物積之厚者其澤必大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河出於巴顏喀喇山而至星宿海也蓋三百里又二千七百餘里其間或潛或見或滙或散然後至於大積石山而其流益盛若夫潢汙行潦夏秋雨集忽然而漲不旋踵而消此無它無所蓄積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混混者其源也不舍晝夜者絜積也盈科而後進者遲之又久也孟子所言者學也而人世興衰久暫之幾視此矣吾衡堂叔太公於外舅堅香先生爲從祖行其先皆自浙西而遷松江其在今金山境二支自明已來科第相望惟郡城支潛德未曜垂三百年至公始以拔萃科捷南闈又後十餘年登甲科入詞林今文孫松泉叔舅又領鄉薦人見其功名之表著而不知其積之厚也見其科第之相屬而不知其源之長也然而公之意則曰此吾不舍晝夜之時耳未可謂之盈科也公旣散館改戶曹文章品望名公卿爭相引重入參侍重出膺憲司旦夕閒事而公澹於榮祿遽請假歸遂不

復出山家居以學術表率後進有司之庭非公不至有所任必盡瘁而未嘗及私咸豐閒以團練保甲護衛郡城

賜四品銜花翎公悚然不自以爲功語益恭氣益下自奉儉薄如布素叔舅春秋方富風采隱然公時時勸以進德修業若惟恐其稍自放者此其所謂不舍晝夜者乎今有掘地者不半施而得泉敖然號於其友曰吾所儲江湖莫及也它日其友過之牛蹠之涔耳此亦溝澮之涸已夫禹之導河積石也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經華陰歷底柱迤邐趨大陸然後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地道也天道也而人道備矣公好學至老不倦

於書喜讀乙部尤孰班氏偶舉所疑以問人雖自鳴淵  
博者不能荅視聽聰察步履似五十許人去年學使者  
歲校例合重遊泮水而杜門謝客今二月十六日爲八  
秩壽辰恭人同庚淑德懿行偕莊白首

熙朝人瑞也然公仍遜謝命家人毋受賀其和氣謙德  
恂恂然見於顏色言語之間淵淵乎不可及殆所謂原  
泉混混有本者如是矣然則在公猶積石之始導耳自  
是以後浩乎沛然誠未能量其所至也敢持是以爲鞠  
臚之獻

湘鄉相侯歐陽夫人五十壽序

同治四年歲在乙丑實我湘鄉相侯收復金陵之次年

官舉其職民還其業遠近振奮爭自濯磨以幾我

皇上暨相侯維新之治春二月二三君子不期而集咸  
曰維月之吉爲相侯夫人五十壽辰夫人高門懿行榮  
於族黨曩者相侯治兵討賊頻歷艱險遂以廓清吳楚  
然而不問家事且十年實惟夫人能以勤儉率下內政  
克治俾我相侯無內顧憂夫相侯以清德儉節砥厲一  
世卽不敢他饋獻顧吾曹以文士託宇下宜有以爲相  
侯暨夫人壽者文虎曰然夫祝嘏之常辭不越富貴壽  
考夫人旣兼之矣何待致頌若夫仙佛荒誕之說非所  
以陳於大君子之前而亦不當述於儒者之口諸君子  
曰然請聞子之所以壽相侯暨夫人者文虎乃言曰夫



以相侯之任與其所得於聖賢之學而獨以清德儉節  
率厲羣下者何哉蓋爲治之本莫大乎移風易俗風俗  
之美莫美於儉與勤而莫敝於奢惰儉與勤常相因而  
奢與惰每相長夫奢惰之敝起於忽微而每至於流失  
敗壞而不可止一事之豐曰少自充焉爾久之事事求  
稱而不覺其入於華麗矣一時之逸曰少自息焉爾久  
之習於晏安而不覺其流於驕慢矣一家之奢效之者  
十猶未止也一人之惰化之者百猶未止也是故富貴  
而奢惰將失其富貴貧賤而奢惰有不止於貧賤而已  
且夫窮奢之敝必爲所不當爲而欲所不可欲極情之  
敝必百事廢弛而莫可爲理其係於世道人心非小小

也今天下之毒中於奢惰而我江南爲尤甚向者之難  
蓋亦少寤矣然而積習相沿恐有不能悉改而復蹈故  
轍者夫奢惰之端自婦女始而君子及人之化始於齊  
家我相侯之清德儉節固已眾著於天下矣竊聞前年  
夫人之自湘至皖也紡績之具纍纍滿署自皖至金陵  
亦如之常時躬自作勞督率家人婢媪或至深夜寒暑  
不減自公子以下衣無珍裘食無兼味夫以兩江制帥  
之養侯夫人之尊而下同於寒賤之居室若此者何也  
恐少自弛而奢與惰乘之也然則相侯之所以齊其家  
而夫人之所以爲內治者可知已邦之大夫士庶民苟  
體此意自勉以勉其家人有不感動而則效者乎由是

慕義遷善頑者廉懦者立挽數百年來浮靡媮惰之習以返於純朴是則我相侯移風易俗之本心而夫人與有助焉諸君子曰亮哉如子之言維我相侯與夫人足當之矣請錄而獻之以爲壽謹序

周母沈太淑人八十壽序

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賢且貴也爲人子者之於其親莫不欲其壽且康健而已得長奉侍也然而不可必得也得之矣亦旣賢且貴矣去家仕宦千里或數千里晨昏定省之職託之家人於孝子之心有大不安者卽幸就養官所而公私不得兼盡視專其心力以事親者固有閒矣若晉縵雲侍御可謂能養志矣夫侍御掇巍

科爲名翰林視學桂管還登西臺方是時聲望蔚隆公卿爭相引重海內仰風采者咸謂內陟卿貳贊

綸扉外填封疆可計日待而侍御毅然陳情乞養以歸非矯也蓋奉侍膝下之樂人子所最不易得者而旣僅得之固不可以自失抑上揆諸

國家孝治天下之意下示士林以名教之重亦所以敦厲風俗也咸豐辛酉湖郡圍急侍御奉太淑人避地滬上旋依節相湘鄉公於皖郡去秋復自皖遷金陵朝夕奉侍先意承志凡太淑人飲食服御皆身自檢視偶出未嘗不歸小有疾衣不解帶至能起坐而後已侍御年踰知命孺慕無閒太淑人年八十矣康彊如五十許人

猶喜操作親中饋事蓋不欲安養自逸以是爲家人倡  
率其平昔內治之勤可概見矣昔嘗怪潘安仁旣以板  
輿奉母爲樂而屑屑自敘通塞羅陳王畿之盛此心慕  
巧宦繆爲閒淡耳今觀侍御之爲人蕭然怡然若忘其  
曾爲達仕者蓋惟太淑人能不以榮顯介意善成侍御  
之名亦惟侍御真能盡其愛日之誠以悉力於孝養豈  
潘令之所可同日語哉太淑人生侍御兄弟六人孝廉  
君以學問節義焜耀一郡學士君早達而未竟所志惟  
侍御與兵部君表率諸孫聯翩繼起家慶未艾歲八月  
之吉爲太淑人誕辰適兵部君之子聯捷春闈觀政吏  
部遂父子請假省親爲太淑人介壽某等不敏於文不

足以揄揚太淑人之德與侍御兄弟父子之孝且賢願  
辱侍御交厚不能已於言也謹次區區爲祝嘏者引其  
端云同治乙丑

李母王太孺人八十壽序

昔東坡母程夫人督二子甚嚴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  
東坡前請曰夫人許軾爲滂否夫人曰汝能爲滂我願  
不能爲滂母邪東坡兄弟卒以文章氣節名天下人以  
爲非此母不生此子蓋天地清淑之氣萃於一家不徒  
老泉之文行以啟二子亦惟程夫人之賢有以養之至  
今論蜀之人才無出蘇氏右者不其難哉吾友中江李  
石芝明經東坡鄉人也爲人寬厚長者而才識宏遠其

族弟眉生觀察仕於吳招君來游與某等交甚洽因得稔知尊母王太孺人之賢則以爲庶可與程夫人媲美也今夫古之學者誦詩讀書求聖賢之精意以得聖賢之行事而效之此一事也若乃書升論秀行舉言揚此自在上者造就人材圖賢共治之所爲又一事也兩者各行其是而不可謂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設上無其舉而君子可不學乎後世則不然詩書之業求應舉而已矣朝夕所志功名利祿而已矣得志則侈然自放不復憶向者所習之云何失志則怨天尤人不可以終日嚙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太孺人能獨見其大也太孺人之督明經兄弟也其嚴如蘇母明經兄弟敬憚之嘗應

鄉試報罷不敢對太孺人太孺人曰母然讀書望成好人功名性天外物是有命焉不可強致何介意爲亮哉斯言微特讀書者知此無幾人也人情莫不以榮利期其子榮利之得失其子如故也而喜怒隨之以變責之以好人喻之以性天而引之以知命此丈夫所不能言而出之巾幗以視程夫人奚媿哉先是明經先尊修職公棄儒服賈委家政太孺人太孺人治之釐然各當以賢孝勤能聞於鄉里眉生觀察少孤露太孺人視之如明經兄弟宗黨以爲難咸豐十年黔匪竄入蜀境李氏子弟相率習爲技勇太孺人曰此無益於禦亂徒長悍戾它日敗行危身基此矣力禁之乃止蓋其深識卓見



雖蘇母無以過然則有母如此明經其勉爲東坡兄弟哉蜀有巽巖子者文章氣節蓋東坡之流張南軒比之霜松雪柏安見李氏之不可繼起也歲某月爲太孺人八秩壽辰某等匏系一方不獲登堂拜母敬述向所稔聞於明經者遙爲太孺人壽且重有冀於明經兄弟云

周浦紀略序

吾里中一邑倉署在焉漕艘自浦江入三十餘里卽倉兌糧甚便地近上海俗少向奢百貨闐集而士之讀書掇科名者亦爲邑最浦江以東徧稱盛焉歲道光癸未水潦大饑鄉人多蒔吉貝頻歲傷水布直又絀耕織交困運河淤澆漕艘遠泊江口旣而以海運罷倉署燬不

修悉改糧爲折色商賈竝減色士亦或以貧廢讀固已  
非昔比矣咸豐癸丑土匪滋事越辛酉浙寇東竄逃亡  
死喪相比市肆爲墟高門大宅十毀七八西市河塞舟  
楫不通於是吾里之衰極矣夫里之盛由漕倉漕倉由  
水道利水道不通商賈日替饑饉盜賊復相繼夫惡得  
而不衰嗟乎自癸未至此餘四十年而盛衰之變若此  
假更數十年其衰極復盛邪抑一衰不可復興也後之  
人徒據目前而不得其所以盛衰之故將有議前人之  
闕者是不可無紀載也吾師惺齋姚先生有誥嗣曰石  
一沈靜溫厚淡於進取課徒自給於金石篆隸恪承吾  
師之傳逃難轉徙處之灑然士之能守者也今年予自

金陵返君以所撰紀略示卷帙不多而凡所當載靡不備後之攷論盛衰者有所依據且以資邑乘之采取君真有心者哉憶兒時嘗見糧艘泊永定寺前寺萬佛閣邑人所登高也其側儲華谷葬處銀杏大數抱市南袁山松墓舊有碑今則灰燼耳瓦礫耳里中蒼舊無一在者卽同輩僅閒一二存而予亦頽然見二毛矣讀君此書令我茫然若隔世寤也同治五年八月

小滄桑記序

小滄桑記者鐵梅翁所記咸豐庚申粵賊下甌奉母避難及往來城鄉所聞所見至同治癸亥大軍肅清松郡克復蘇城四年中事也其閒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兵勇

之焚掠西人之倔强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雜出官弁之  
賢否民心之驚恐驢頭馬脯鶴唳風聲皆詳載焉烏乎  
粵賊之起如毒蛇如猛獸如飛蝗如聚蠹日夕蔓延徧  
歷數省淺識之徒將謂如焚如焱殆無撲滅之期而不  
知二三年間冰銷瓦解蓋烏合之眾理無久存其至於  
蘇松兩浙則惡已稔志已極矣埽除殄滅勢所必至吳  
越地處沃壤風俗奢淫嗜好無常不免於暴殄天物或  
且忘其本根不顧廉恥罹禍之由可深長思矣然而遭  
亂以後所爲有過於前者此何故哉讀君此記宜痛定  
思痛或有補於鑒戒不得謂之徒記事而已傳曰願君  
無忘在莒此之謂也仲夏十日文虎識

丁氏族譜序

族有譜牒所以敬宗祧辨支系毋使溷於他氏亦毋使  
他氏之得冒乎吾族也抑非徒此義而已古人作史序  
列往聖前賢行事以示後世俾讀者有所矜式以自奮  
至於譜牒所書則更切近矣維彼先世礪節砥行可師  
可法以垂裕後嗣者子子孫孫能謹守而奉行之勿失  
俾祖宗之澤綿延於無窮曰如是則爲孝子順孫不如  
是則爲不肖其所以學爲人者不更捷於史書哉予覽  
郡志及上南邑乘竝載丁公務輿兩遺金其子守安  
兩割股療親疾兄弟孝友喪偶不再娶守安子壽徵以  
不獲奉養改號陟思志終天之憾值年饑出遺米三百

石施振無德色慨然歎以爲此皆古人風誼之見於史冊者而適在吾邑將訪其後裔以攷求其世頃丁君竹村以所訂支譜來乞序乃知務輿公者卽其五世祖也據述先世自汴從龍南渡其何代始遷浦東譜失不可攷可攷者務輿公以上四世耳而務輿公以下至今凡八世皆奉陟思公教讀書守分游庠食餼不絕夫仁人孝子友兄悌弟義夫善士出於一家而後人能讀書紹其先澤此其家未艾也竹村曰宗譜自宋以來支派甚詳遭變失墜陟思公重修之十一世伯父書圃公續之咸豐辛酉亡於粵匪之擾今祇就舊藏支譜增葺他無攷者不敢濫及然不無憾於殘缺予曰此無如何也子

第無忘先德克自振厲以訓後人終當興子家又奚憾  
焉竹村樂善勇義咸豐末嘗僦屋安置金陵難民并勸  
富人量捐衣食同治閒又嘗倡舉代葬暴露屍棺可謂  
無忝爾祖矣予既重君世德又昔與書圃翁善而憫其  
嗣君之殉難以卒而竹村故伯兄柳塘又昔與予同學  
也於其屬樂得而爲之序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正月  
沈氏支譜序

昔知過見知伯驕貪乃逃去改姓爲輔及知伯卒滅而  
輔氏獨存後世俾其知幾吾以爲幾之所在惟靜者能  
知之亦惟安於淡泊而後能靜彼身都榮利貪求無厭  
以沒其身非榮利之溺人人自溺耳吾邑沈氏有六世

祖諱維四者本嘉興世族仕元爲參軍以兄萬三豪侈  
作詩以諷不聽遂棄官隱居浦東彼非惟忘其富并忘  
其官至今保有其子孫而萬三卒爲明祖所籍沒豈非  
安於淡泊故能知幾其神哉上舍穀燕爲公十六世孫  
續纂支譜言自公東遷或居撥賜莊或居沈莊腰路毛  
灣召稼樓或寄居青浦子姓鯀衍能世守其澤不汲汲  
於榮利其世系居處墳墓皆釐然可攷由此以上溯祖  
德皆公一綫之延昔爲流寓今爲土著噫嘻盛矣抑予  
有咨者譜云族本嘉興而郡邑志皆作吳興或當時采  
訪之誤志稱萬三有從兄萬二而譜作秀二豈別一人  
邪又許元溥吳乘竊筆載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聞



人誦明祖詩有不如江南富足翁句歎曰兆已萌矣遂棄家游湖湘其後江南大族皆籍沒獨此人獲令終其名與志合譜亦有嘉定一支其事則又與公相似豈所傳誤邪上舍屬爲譜序因竝書以論之當必有以解予之惑也光緒丁丑春正

利造橋張氏世譜序

邑利造橋張氏其先宋南渡時自河南遷松江再遷周浦鎮至金一公時尤盛人傳其地爲張家浜明永樂初驅富民填燕京族乃離散金一公次子字仲清畱爲利造橋鄔氏贅壻遂家焉是爲始祖萬歷己亥七世孫表創爲譜至

國朝嘉慶丙寅中更三修十五世孫大經復詳明增補  
義例大備越今又七十年矣人事變遷興衰不一十七  
世孫鏊有憂之約同族諸君分任采訪體例一遵舊譜  
不攀援勢利不遺漏微賤至於異姓繼續有不可絕或  
出蒙它氏或來嗣吾宗必箸其實俾後有攷凡不遑自  
恤墮其家世者則削之鏊少孤以母教成立志之無一  
日忘悲己不能致顯揚因述母苦節狀求當代賢人君  
子錫言又籲大吏請

旌建坊以爲百世瞻仰孝可知矣其修譜也扁舟所至  
飢渴寒暑無所避還歸舟中卽泚筆記載逆旅則閉門  
排纂非要務不出如是三年而後歲事身乎予家自明

世倭亂失譜系先君及文虎兩世少孤不知先世支屬  
惟幼聞先祖母言出自張家浜而自高曾以下先塋皆  
在龍游港於張家浜近近塋有張氏云亦出張家浜先  
祖時常相往來先本鉅富明太祖罪其嘗助張士誠財  
摧折之致破家所說又不同文虎生也晚不獲聞先輩  
緒論又畢生奔走衣食不暇攷求始末行年七十孤宗  
偃偃似續將絕自恨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已君忠信  
篤實爲人謀必盡心力其行事多可書修譜其一節也  
於其請序書以志吾媿

育嬰同善惜字局徵信錄序

人萬物之靈天地之所甚愛也愛其生則必恤其死人

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則生相愛死相恤生相愛死相恤是卽天地所以生人之幾而人之所由以生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人心所不忍孰有大於生不能育死無以殮者乎於此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是忍也卽不仁也人而不仁斯大拂乎天地愛人之心而人心將不可復問積而成二氏之所謂劫者劫非天地之所爲而人心之所召也或曰子之爲此言也爲育嬰同善發也顧今育嬰同善所在皆有而流賊所至不免於劫何也曰人有眾寡心有眞僞一二人爲之而欲免千百人之劫猶杯水救輿薪之火也陽襲爲善之名而陰竊其利猶卻行而求前也夫

視人之生死漠然無所動於中者不能免於劫者也借人之生死以爲名而營私求利者自速其劫者也免劫之道如何曰挾資者出其資無資者盡其力將之以公而執之以誠旣以自飭亦廣以勸人廣以勸人則其爲善不可限量也孟子曰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是故接嬰施棺之舉非徒爲善亦所以救人心也張堰向無接嬰局同善施棺舊有而絀於費於是諸君子興義舉修集資設局觀其條例周悉則諸君子之用心可知也或曰接嬰施棺誠所謂生相愛死相恤者若惜字會之設其可緩者與曰夫字上自帝王卿相下至百工技藝所以立身治民成業資生之本而一日不可闕者使

天地之間無字則上下亂矣人之所以爲萬物靈者以其識字也字之於人如此其急而子以爲可緩何也在局例有徵信錄之刻諸君子以予僑居此土誣諉作序不敢辭也尤願閱是錄者聞風興起以諸君子之心爲心以求合於天地愛人之心而無杯水興薪之慮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何有於劫哉

彭城醫案序

虎幼時每聞我母言先君嘗患漏瀕危得錢先生聖功藥之而愈輒心儀之少長飢驅索米不甚歸鄉里忽忽老矣年來與修邑志往來局中乃知錢先生諱時來號杏園聖功其字實當世名醫也王君藹儒乃言鶴沙有

劉君意亭卽錢先生女夫盡得外氏之術醫名前後相  
傳所著醫案以傳其子今文孫樹滋觀察將授之梓且  
求弁言噫虎不知醫何以序劉君書哉顧感慕錢先生  
餘五十年不得讀其書而今始知其親炙之人則讀劉  
君書如讀錢先生書矣嘗謂俗醫之弊有二勇略記湯  
頭不問病之原委苟取成方影響以應病家之求其弊  
浮涉獵本艸不知君臣佐使之義襍藥亂投急圖取效  
見奇其弊躁此二者其意皆非有憾於病者然而艸菅  
人命往往有之今觀劉君之案細意切脈詳析病狀如  
法損益循序漸進不求急效於佗醫所診不苟同不立  
異惟中病而已旣效矣仍諄諄告戒慮其佗變惡有所

謂浮與躁者謫儒言聞劉君診病後有所疑每炳燭檢書不臥達旦以視鹵莽滅裂以幸一試者其用心何如哉當乾隆間吳門葉君天士以醫名噪一世門人采集其案爲臨證指南學者奉爲準繩乃吳江徐涇溪嘗評厲其利鈍劉君又從而補之兼論徐之是非醫道之難如此然讀劉君此案神機獨運實深得葉氏用藥之意蓋其於指南服習甚深故能掇其精微而遺其糟粕此又非貿貿於葉書者所及知也好學深思者展卷之際先體認其所列證狀脈候沈思其爲何病宜從何治然後視君所斷論及所用方藥一一勘合而折衷之庶幾得君之意然非一朝一夕之功矣抑又聞錢先生有手



批明秦景明幼科折衷劉君亦嘗拾遺補闕益出其書與所評指南合而授梓俾從事斯道者大開神智其有益於壽世壽人豈有涯涘哉謁儒其以是復於觀察也

可光緒建元乙亥日在南斗

華嚴墨海集序

道光二十九年夏與錢君葆堂寓禾郡幻居庵僧出  
示明賢分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本青鎮寶閣寺僧道琳  
所集而移貯此者凡明季蘇松嘉湖名宿皆預焉予作  
長歌葆堂爲之記既歸因憶華亭張小我曾得董香光  
所書華嚴墨海冊乃從其後人假閱之與幻居所藏殆  
若合契按冊中有陳肩公古華嚴庵記言寶閣僧道琳

募書華嚴經三部後得古華嚴庵故地復之度經二部  
其一蓋存寶閣第不知何年徙於幻居咸豐五年秋與  
葆堂再寓幻居請寫本諦觀其第四十九卷原本散失  
國朝曹三才補書跋云癸酉夏日過禾郡訪項東井於  
幻居獲觀華嚴經云云末題康熙甲戌然則幻居之有  
是經其來久矣予所不解者眉公記末題萬秭已未記  
中稱垂壬子經竟而是經每卷後識年月者率在萬秭  
壬子至丙辰五年其第四十卷李紫庚書則題崇禎壬  
午且後眉公記二十四年豈記語不實抑其後有所更  
易或亦散失補書耶夫寶閣之經既轉徙幻居矣張氏  
藏冊有趙凡夫篆書古華嚴庵額及眉公記又董香光

書華嚴墨海四字蓋所以題經首者其餘唐美承朱平涵文湛持錢塞庵范淨如釋葦如方坦庵侯豫瞻李竹嬾題記皆讚頌寫經復庵功德者則是冊從華嚴庵散出可知抑不知所度二部之經猶存人閒耶其殘於兵燹飽於鼠蠹而散爲飄風耶葆堂曰雲烟過眼俄頃變滅事何可料是經雖經轉徙而宛然無恙幸也予旣爲製函什襲將并寫經人姓名題識及冊中額記詩跋彙刊一帙命曰華嚴墨海集俾後之覽者知此經緣起子益序之噫夫諸賢文章氣節炳炳不朽何有於區區墨蹟而葆堂之懷仰古人情深護惜欲使幻居永爲世寶其意非俗人所能識也錢唐吳穀人祭酒詩集有幻居

庵觀華嚴墨海歌序謂經十六帙帙首皆趙宦光篆書  
今皆失去又謂庵舊有董文敏書金剛經及金字法華  
經今已不存按今董書金經具在其金字法華經實非  
董書豈祭酒所聞誤與墨海餘波得牽連書俾後來者  
有考焉咸豐六年五月

讀有用書齋雜箸序

讀有用書齋雜箸者吾友韓對虞舍人遺藁也君少好  
讀周秦諸子爲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尙旣而從姚先  
生春木游得望溪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讀  
書有得援古證今筆之於紙不爲浮薄華藻之語觀其  
所以名齋者可知也西人點綫面積之學莫善於幾何

原本本凡十五卷明萬秣間利瑪竇所譯止前六卷近  
歲英吉利末士偉烈亞力續譯後九卷海甯李壬叔寫  
而傳之君反覆審訂授之劄劄亞力以爲西洋舊本弗  
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君每自校  
錄復爲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其發之於  
文益奇先是君父瘦山翁以仁厚端直偁於閩里及君  
舉於鄉猶遜志勸學羣謂必大其門逮咸豐初元君翁  
沒未殮盜乘喪入室君撫屍曰勿驚我父室中物恣而  
取自是家小落十年夏流寇犯松藏書板片古器書畫  
與所居屋俱燼君倉黃走避道塗觸暑鬱鬱發病死所  
謂天道誠不可知邪去夏君之子伯陽以遺藁來屬序

予爲編分上下二卷烏乎君每得善本書輒以見示跋  
其後幾何原本之刻君約予與顧君尚之同校定今君  
與顧君俱沒獨予憔悴遷徙學日荒落索然無可與語  
者讀君文不能無悲君著述放失所存止此然亦旣足  
傳矣伯陽能讀父書當繼君之志古人有言惟有文爲  
不朽與有子爲不死予文無足傳而子又早死它日誰  
爲之求序於人哉悲夫

遷鶯堂彙彙序

南昌張子剛以其十一世祖尚書公遷鶯堂彙彙乞序  
蓋彙本已亾此其後人綴緝者略以類次不分卷傳寫  
多躋誤文有脫至半篇者朱錫鬯明詩綜僅錄其訪趙

元戎築塞一首豈當時已不見完本邪予案南昌志載  
公以嘉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遷郎中爲  
浙江提學副使轉遼東苑馬卿去官遼人爲立生祠歷  
仕至南京兵部尙書致仕歸十三年卒平生清苦始終  
一節諸子至不能自給其爲廉吏可知矣又閱蔡九霞  
補輯廣輿記偁公在畱都時度險要分水陸兵聯絡首  
尾俾江南北免倭寇荼毒則固有功於吳者也而明史  
李遂傳謂其所募振武營兵素驕悍致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之變以此罷職蓋御兵之難不特恩威不可以偏  
廢而法度政令尤不可以不盡善也文集末有擬荅京  
書彙云今言者不能究明初法之善又不明言江營將

士驕惰之故與夫壞法之由乃含糊設端欲奪而改之  
疑所指卽振武之事當日蓋有從劾掣肘而不可明言  
者讀史者所宜劬搜記述而審其是非也抑昔曾子固  
與王介甫同鄉井又同出廬陵門下交甚厚而介甫終  
位未嘗引舉子固亦時有腹誹或以爲晚年異趣予聞  
子剛言公初亦與嚴嵩交好中道遂絕夫介甫執拗又  
惑於小人耳若嵩則身爲窮奇禱机矣然當其讀書鈴  
山堂時又惡知其不肖至此公之與嵩交或在其時乎  
公詩文平實不求異人而和平大雅之致讀者自見今  
不具論而略論其世以爲序同治十一年南滙後學張  
文虎撰



夢蟾樓遺稟序

歲壬辰秋晤江陰繆布廬於白下學亭而境困廉介自守慷慨重然諾有古人風心躋之遂定交明年春書來以省試報罷後旋悼亡意氣衰颯若不自持因作書慰之今秋始寄示所撰劉孺人小傳乞序其遺稟然後知君固瑰異士乃劉孺人者亦賢婦也士不得已奔走衣食歲持所入以事父母畜妻子苟不足猶不免如北門詩人所云者抑不至入門交謫或稍識字日手一編吟嚶妝閣閒不省親操井臼爲何事米鹽陵雜將身自經紀卽磊落俊偉若布廬吾慮其方寸亂矣孺人秉祖訓事太姑君姑克盡婦職會貧習苦力勤贍養使布廬坦

然無內顧憂得以其閒畢力於學問意固遠矣寒鐙板  
屋朔風怒號紡績之聲與村櫛上下窮愁無聊傷懷念  
遠發爲吟詠其音悲涼蕉萃而其志屹然如千丈之松  
經霜雪而不落令人讀之隱然見陋室窮巷中有此賢  
夫婦者繁豈尋常閨秀比哉布廬性簡傲落落寡所合  
自孺人之沒再試仍被放又連遭兩喪境日窮蹙益思  
孺人不已手編此橐以傳其同憂共樂之意平日糟糠  
之誼可知也烏乎閨中良匹若孺人於布廬蓋古梁鴻  
孟光之亞不幸而不能偕老宜其感念如此布廬之言  
曰自孺人卒而世遂無知予心者嗟乎悲已

大吉芋室遺橐序

張家鼎調甫輯其先人瘦峰先生遺藁成屬文虎序之  
文虎知先生深微調甫屬且有不得已於言者迺爲之  
序曰今天下才儁之士相尙以科名相厲以場屋制舉  
之業外則聲色貨利罔而已其能閒靜自守退而爲詩  
古文辭者百不得四五焉其又能因流沂源返求經訓  
庶幾乎實事求是之學者則百不得一二焉何者人情  
辟難趨易迂遠之行不足以傲名利而徒見非笑於世  
故人率不樂爲卽有爲之而人事之擾境遇之困又往  
往中道罷去故必有其識有其境而後竭吾才力以赴  
之然而成不成則亦有命焉嗚乎予悲夫以瘦峰先生  
之才之識之境可漸至於是而卒不及至爲可惜也先

生補諸生卽棄舉子業負郭之田足以自給晨夕一編未嘗問家人生產顧羸瘠善病病發或綦旬月稍閒卽攤書而坐歲丁亥予假館南蕩先生時相過從縱論詩文先生曰近人爲詩纖佻猥瑣頗類俳優矯其敝者或襲七子之空腔或貌漁洋之神韻其爲僞體一也古文一道尤極榛蕪夫五代下無駢體明一代無詞

國朝諸賢皆起而振之古文則雪苑勺庭湛園堯峰望溪惜抱數人而已顧無以過元之道園明之震川也且夫詩文二者皆不可無學學必以治經爲本治經必先形聲訓詁名物象數由是以上探古聖賢立言之意與其制作之精乃免於空疏鹵莽師心臆造之敝因爲論

易卦氣爻辰升降消息書偽古文孔傳之謬詩毛傳齊魯韓三家同異禮鄭康成王肅異義古韵部分諸家不同說文五百四十部明六書之指予深韙其言蓋予之從事古學先生實啟之先生於史尤孰南北朝於十六國疆域形勢瞭若指掌自朱陸異同姚江白沙源流門戶皆能言其得失而參同悟真南北五宗舉其宗旨靡不該貫其博而能通如此予不信二氏說又厭性理之膠葛恆致駁詰先生拂然爭之過卽怡然不以爲忤也烏乎今去先生之沒且九年每過所居未嘗不徊徨歎息也以先生之才與識與境使天假之年而不以病困其所成就當必有可觀者乃旣病其身復促其算年僅

知命忽以永逝顧藉此區區詩詞以自見身乎豈非命  
與調甫質美好文不屑屑於制藝將志先生之志而竟  
先生之所學也輒引其緒而告之

存希閣詩序

身乎予與布廬以詩定交十五年未嘗再面也然書辭  
通問歲率五六往復每發函伸紙如對一室而今不可  
復得矣悲夫君爲人伉爽質直好義當壬辰秋予應試  
金陵闈中聞君與人談詩滔滔徹旦俄予卷污題詩號  
壁將出君見而驚咤走筆和之爲同號生傳鈔殆徧八  
月望君訪予逆旅步月淮青橋議論風發泉涌明日集  
秦淮水閣誦近句皆卓然有所見已而別去身乎孰知

其不復見也君家世積德君尤雄於文人方以遠大期君顧秋賦屢絀是年喪其室劉孺人無何君父自嶺右歸卒於家君母繼之祖母衰老子女皆幼課徒不足以自給歲壬寅避海氛徙家常州目疾屢發境益窘橐筆依南昌曹太守於淮於揚旋依昌黎韓給諫於清河丙午秋扶病入闈榜發仍被放遽鬱鬱以死身乎詩人多窮少達自古已然然君之爲人豈徒以詩人盡者方其阨塞困窮且謂天故屈折之俾盤根錯節以老其材而大其用而孰意竟止於斯哉自十五年來凡有書問率以道誼學術相規勉不暇言詩君沒後徐君蓉鏡始輯君舊作寄予則君之性情境遇咸具於是至其暨陽懷

古諸作微顯闡幽激揚忠義慨然有尚友古人之志讀  
者卽未識布廬亦可想其人然則予之僅與布廬一面  
又豈足恨哉徐君爲布廬高足弟子嘗校刊劉孺人詩  
彙布廬之喪徐君實經紀之又掇拾遺詩將以付梓尹  
公之佗取友必端我於徐君益思布廬之爲人矣徐君  
所輯布廬詩凡五卷總二百一十有四首予汰之得百  
五首合爲一卷

望杏軒詩鈔序

往與我友計先生介周論詩先生亟俾陳君雲莊雲莊  
族叔祖母孛從姑也居相去五十里未識面比予客栢  
西與計先生蹤跡益疏庚寅春省墓歸邂逅雲莊州州



數語揖別去自時閒歲或一晤晤卽不能久敘君復深  
自匿未嘗言詩予亦弗及也辛丑冬歸里大雪寒凍不  
得出雲莊忽過訪投近橐屬序蓋至是始得讀雲莊詩  
矣雲莊詩善用意於一二語閒秀見側出達其所見其  
光黝然其味醞然其名雋處出入韋柳乃心服計先生  
僭之不虛雖然計先生與雲莊相聚蓋稀昔所僭皆雲  
莊少作今雲莊老矣困躋場屋閱歷艱苦行年五十懷  
抱悒悒將盡發之於長謠短吟以它人爲之宜不能無  
激烈然其詩抑然自下絕去圭角有所規諷出以和平  
溫厚蓋所養有與年俱進者不知計先生論之又當何  
如也予與雲莊同邑且葭莩親然生十六七年始聞雲

莊名聞名六七年始相識又十餘年始讀其詩人生遇  
合遲蚤之數如此雲莊數與唱和者曰鐵岸上人鐵岸  
上人者寶山蔣劒人也亾友周金陀嘗言劒人才落魄  
詩酒閒既而髡爲僧今年夏予訪雲莊邑城知鐵岸居  
知止庵兩往不值悵然返豈遇合固有不可必者邪抑  
必遲之又久如雲莊而始晤邪於序雲莊詩牽連及之  
夫計先生故與鐵岸善予且質之計先生

鐵岸詩序

古詩僧最著者六朝惠休唐無本貫休齊己皎然宋惠  
洪

國朝元璟讀其詩見其人類皆異於俗僧之所爲蓋天

下奇傑卓犖之士不得志於時往往託此而逃非必惑於其教也予所知近世有二人曰元和祖觀覺阿寶山妙塵鐵岸皆由儒入釋覺阿詩清迥超妙淵激鏡澈鐵岸俗姓蔣名金和號劔人予耳其名二十年今年秋乃遇之松郡北郭談藝甚洽出詩相質取徑梅邨而充以昌谷義山寓奇峻之氣於沈博絕麗中與覺阿同工而志趣各異蓋鐵岸之境有尤足悲者鐵岸少讀書喜談經濟挾術干當世卿大夫無所遇遂以酒色自污會丁母艱遂絕意進取易浮屠服浮沈江湖間曩時意氣衰颯盡矣然當酒酣耳熱拔劔起舞婆娑狂態猶昔嗟乎以鐵岸之才與其識豈惑溺於異教者卒之淪落不偶

去儒而俠去俠而僧而區區僅以詩名一世是可悲也  
雖然天下奇傑卓犖之士不屑爲逢世之術懷抱抑塞  
無所表見或以詩傳或以僧傳或并不必以詩與僧傳  
憔悴於飢寒偃蹇於道路日暮途遠古今同慨身乎獨  
鐵岸乎哉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仲秋

守山閣贖藁序

吾友錢錫之之沒於京邸也識與不識皆咨嗟歎息謂  
以君之才未及祿仕又不永其年壽爲可惜也解之者  
曰人壽之脩短豈係乎此哉有以數年爲壽者爵祿位  
望烜赫一時者是也有以數十年爲壽者若世所稱上  
中下三等之壽是也有以數百年數千年以上爲壽者

道德功業著述不朽者是也錫之年雖不永其所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微顯闡幽剖析是非參訂同異皆足附古之立言者以自見海內好學之士皆欲得其書朝鮮使人至以重價來購其可信今傳後無疑也然則世之擁軒蓋而享期頤者蔑有加於此矣嗟乎斯言也固將以矯世鎮俗而未爲知錫之者也錫之蘊高才雅自抱負其居鄉以利濟爲已任手定義田義塾規條爲贍族計創與善堂以給窮乏嘗欲大濬秦山塘以利一鄉灌漑謂地方大患在人無恆業法宜修保甲禁遊民絕倡優博塞而重懲豪猾則良民安而莠民無所容其入都求仕也謂苟得一官將有所建立以自試而卒勇以

病沒彌留時猶諄諄以義田屬其後嗣由是觀之其不欲徒以劬學好古博虛名於世明矣古之君子不恥其躬之不顯而憫其道之不行不憂其名之不立而憾其澤之不被於天下後世錫之蓋有慕於此區區著錄之傳豈足慰君地下哉雖然天下事皆欲出之於已雖聖哲有所不能盡子孫相繼則太行王屋之峻可移而厝之方錫之之出指海之已成者僅十有二集今其孤哀錄殘藁重爲校訂又得八集合前爲二十集復蒐輯君所爲文筆及詩屬予編次附於指海之末其用心可謂勤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推此以往微特義田義塾之舉屈指可計而凡錫之所有志而未逮者其必能

次第成之然則錫之雖沒而不死者固在也夫何憾哉錫之於辭章之事非所措意復隨手散佚今所存皆得之廢紙中及友人所代記其序跋諸篇已見於守山閣叢書及指海者不復錄凡一卷率爲之序以諭好君之爲人者且以勉其孤云道光二十有六年八月旣望

蘇石山房詩存序

古人言詩曰志曰性情曰興觀羣怨明乎必有所爲而作也詩之教溫柔敦厚然刺無禮曰胡不遄死要思我曰豈無他人惡譖人則曰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類不能免於過激而孔子皆取之孟氏之言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身乎盡之矣後世應酬牽率之作不足以言

詩至若飾詞藻嚴聲病絕去圭角不敢有所寄託以取  
忤於世初接之文采爛然及徐而察其作詩之旨邈不  
可得殆所謂無非無刺者與蘇石山房主人少跳宕不  
羈中歲境益蹙未嘗芥懣與人言談諧百出雜以笑罵  
方撫掌高譚胸閒忽已颺去好爲詩當其得意吟唱自  
喜告以疵類弗顧也人所擊節者他日或改竄不存一  
字其沈雄雋邁奇譎險奧往往出流輩而率直晦澀之  
病時復有之是故辭不必皆醇事不必皆確美刺不必  
皆當其實而觸物志感因題立意皆非無所爲而作讀  
者當自得之歲戊申秋君擇其尤粹者如干首將授之  
梓先以眎予烏乎謂君之詩遂無戾於古予不敢知以



眠世之苟取容悅謬自附於風雅者蓋徑庭矣故樂贊其成而識其簡首

海棠巢牘稿序

熊先生露蕤自次甲辰以來詩爲一卷授虎曰君嘗勸予無作詩今訂牘稿竟將如君言殆不可無序也虎辭不獲命乃受而讀之大都述舊聞紀遺事流連桑梓之作而於感時傷老尤致意焉嗟乎方先生壯歲橐筆出門舟車所至與其賢士大夫交遊酬唱極山川詩酒之興逡巡三十年如白駒過隙不可復睹宜有感慨係之者且先生自負肝膽重氣誼挾其豪宕感激之氣北出盧龍塞外歷燕趙韓魏之郊南浮閩粵再涉汾水僅得

詩千首及其老而歸也入門而喪其偶子媳皆病廢孫  
男女幼家徒壁立則依其母黨爲童子師當是時愛先  
生者莫不爲先生憂顧無策以處先生而先生以詩自  
娛晏如也見親故所處有不堪者則又爲之踟躕蹙  
欲手援而不得則仍發之於詩憂思紆鬱而不能自己  
夫以豪宕感激之氣至變而出於憂思紆鬱此豈先生  
始計所及哉比者耳重聽肝病時作稍食酒卽困而孰  
寐蓋先生老矣今夫世事人情日遷而月變假使先生  
精神意氣無異往昔過此更數十年其憂思紆鬱當有  
眊今益甚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自古人言之而卒無  
如之何也虎之勸先生無作詩以此敬復於先生以云

序則何敢然何敢然

先生得序以書俾謝且云張理堂約予南塘度歲子與堅老宜以人日前來會春正文虎侍外舅堅香先生如期往則先生示疾已兩旬體甚憊而神明不衰曰微子兩人至予目且不瞑姑畱數日爲予處身後可乎又曰賸橐子所序今以舅子文虎唯唯旣而先生病益劇其子熙春奉先生歸衛城時上元前一日也越三日復與同人往視疾疾少閒相顧色喜而返返十有三日而訃至則先生逝已十日矣其明日遂往哭之烏乎先生年逾古稀詩名滿人口客遊三十年瀕於險而免者數矣言旋十載卒得遂其邱首之

志亦復何憾而不能無憾者天不懋遺老成凋謝濱  
海之區風流闐宋未見有能繼起者我思古人不禁  
齋咨涕洟也賸橐係先生手定惟鬼唱鮑家墳二十  
字爲病中絕筆今次於後亦可見先生之以詩爲命  
矣平生未嘗填詞去歲始爲之素工詞者歎無以過  
竝附之文虎前序言不盡意以先生已見不復改竄  
乃附識顛末而授之梓氏庚戌春分日文虎又識

六半樓詩鈔序

詩之道至易而至難身之所卽耳目所及心思所會隨  
其抒寫而皆可合於賦比興之義可謂無難矣及其隳  
枯錘鍊使俗者雅陳者新斲者縮之簡隱者達之顯往

往同寫一景而工拙殊科同舉一辭而妍醜異致此豈  
易言者哉取乎人之意中而出乎人之意外斯易與難  
兼得之矣同郡蔡梅茵先生耽於詩行役疾病不暫捨  
其爲詩出入誠齋放翁之間善寫人意中事讀者解頤  
咋舌徒詫其新異而不知皆尋常目前之境蓋真能取  
之於易而出之以難者行年七十詣愈純氣愈下以予  
之不敏猶屢介張丈二如以前後稟相質且屬爲序其  
精益求精而不耻下問如此近世少年才士稍解五七  
字卽泰然以詩人自命不惟未知其難并不知其所以  
易其眊先生何如哉抑予聞先生爲人樸厚不設城府  
每有大裘廣廈之願嘗代友償逋負千金無後言受欺

於人未嘗校平居惟苦吟爲事世事之往復物情之變幻以及家人婦子米鹽瑣屑意有所得皆託詩以諷今讀其藁觀我觀人多見道之語至詠古歌行激昂慷慨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隱然詩外有事在然則向者徒屑屑於難易之論猶淺之乎測先生也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日在星紀

井眉居遺藁序

外舅姚堅香先生少與兄古然先生齊名人比之二陸先生亦高自期許以諸生入成均肄業名噪都下屢試京兆不遇歸授經浙西廢制舉業自放於詩古文詞晚客鶯湖與諸君子唱酬爲樂凡數年已酉庚戌閒從子

杏士迎侍吳門因課諸從孫讀是時先生病疴已四五年旋止旋作年老肝疾數發或終夕哮喘不得臥今年遂不復往仲春攜虎訪屠君荻樓於嘉善居二日虎以營葬祖父先回挈婦至周浦不謂一月之閒先生之歸而遽病病而遽沒也致使先生之女病不及侍湯藥而終不及視舍烏乎虎之負先生多矣初古然先生以詩與虎爲忘年交將爲其從女相攸未果而卒又後五年而先生晤虎於張溪言甚契乃屬盧君晴野訂婚焉見虎所作東坡生日集并眉居記烏乎虎寄居甥館十有七年外姑盛孺人沒室無它人先生每出數月歸則如賓客然酒次各述所聞見多不當意者輒噦呼容歎或

出近作命評論之曰子無嫌此事固不以年齒輩行限也其虛心如此譚藝相協則歡笑如友朋身乎今不可復得已先生豪邁不羈善議論嗜酒醕數斗未嘗見醉容然自患疴後不復多飲人亦不敢勸也飯尤寡日不及米三合雖彊自振厲非復昔日豪縱矣嗟乎先生生於華族比長家日益落思以功名自奮既不得志生三子皆夭卒繼遭兄喪益悠悠不樂晚歲熒熒撫今追昔嗟衰歎老悲涼寥落之致恆見之於詩憂能傷人古今同病豈特二豎之爲患哉案先生與戴銅士書云拙藁自爲編次得古文二卷雜著一卷駢體文二卷古今體詩十卷詩餘一卷其上云年皆六十則當在壬寅今檢



遺橐自一卷至第五卷起嘉慶庚申迄道光壬辰第六卷起道光甲午迄丙申而缺癸巳迄乙未三年作又無七八九卷第十卷起丁酉迄戊戌無十一十二卷第十三卷起迄己亥其庚子至戊申不著卷數又缺壬寅年作其弟十五卷爲己酉年作而庚戌所作又不著卷數詞則附於冊尾寥寥數闕此外惟雜著一卷駢體文一卷而已先生自言舊作古文一冊久失去駢體文多代人所作欲刪去而未果填詞本非所長偶涉筆亦隨手散佚然則所謂自爲編次云者徒意欲如此實未寫定也屠君首先倡議刻先生遺集吳君穎仙亦言鶯湖諸君惓惓謀梓先生詩因屬爲整理迺以鄙見抄出古今

體詩四卷於少作取十之一二中年十之三四晚作十之六七而詩餘附房雜著駢體卷祇無多合爲一卷屬友壻鈕卣汀繕寫清本並授劄劄昔古然先生所著紅林禽館詩詞爲山陽李芝齡尙書取去選存六卷未刊而尙書薨於位并原稟失之先生每以爲恨嘗命虎搜羅百一錄爲小冊適同郡姜丈小湄續選松江詩鈔嘉善黃霽青太守續選詞綜輒分寄之烏乎文士畢生坎壈心血僅存若又聽其蟲殘鼠耗忽焉漫滅如後死之責何虎不敏本與先生兄弟以文字相契合及爲婚姻尤用是切劘故不敢以僭妄辭雖然先生往矣虎所去取果無戾於九原邪抑猶不免於身後之憾邪蓋無以

知之矣咸豐紀元歲在辛亥十月子壻張文虎謹識

紅林禽館贍稟序

金山姚氏門才之盛爲邑首望我伯舅古然先生與外

舅堅香先生承累代家學以詩古文辭雄儕輩閒有雙

丁二陸之譽維時蘇卿水北二先生於先生爲叔父行

亦以才藻負時望風雅萃於一門人往往豔稱之及外

舅與先生先後入

都名公卿爭相羅致會故大宗伯山陽李公奉

命視學浙中邀先生襄校閱繼復從李公移節江西蓋

居詩錄四卷附詞一卷雜著一卷刊印後咸豐丁巳杏  
土復輯紅林禽館詩詞二卷授梓而兩集板俱燬於粵  
寇常以是戚戚光緒丙子重錄紅林禽館詩一卷詞  
一卷并眉居詩二卷刊之聊存類槩別有跋今不載

李公與先生父芳澈公本同登嘉慶辛酉拔萃科而素  
愛先生才及書法折行輩爲友命先生子詒孫受業門  
下幕中日以文字相切劘所至登臨攬勝唱和不絕極  
湖山賓主之樂故題詠益多所造詣亦益進李公旣終  
任還

朝先生家居宋宋時作近游道光己丑冬訪友南蕩與  
文虎一見如故相識訂忘年交出詩相商推明年人日  
訪先生栖雲館縱談竟日乘醉歸先生踏月送至舟次  
至今歷歷心目閒其四月先生再至南蕩居兩日而別  
自是遂不復見先生矣先生豪邁好交游不屑屑生計  
幕游所得輒隨手散去以是長貧益侘傺不自聊將束

裝游嶺南會病淹滯逾年竟不起迨文虎就婚姚氏時先生沒已五年每與外舅語及此未嘗不唏噓太息也先生詩雋快出入蘇陸詞亦在蘇辛閒於

國初諸家最近迦陵嘗手自刪訂爲四卷先生沒後一年李公典試浙江盡索先生手藁去將甄校授梓因循不果會李公薨於

京師藁遂不可問嗟乎李公與先生三世交誼甚重其索藁以去特爲先生千古計乃人事牽率以至於此此先生之不幸而詒孫之所爲深恨至痛也抑豈李公意哉詒孫恐先生手澤從此湮沒乃掇拾殘賸及廣求之感友閒所畱遺者僅得詩詞各一卷付剞劂氏而屬文

虎爲序蓋是時先生平生故舊零落殆盡存者或爲達官數千里外無暇事筆墨而蘇卿水北兩先生及我外舅皆相繼下世久矣獨文虎嘗辱先生知而又附於婚姻之誼雖不文奚敢辭謹序先生爲人梗概如此雖吉光片羽未足以盡先生之奇亦俾讀者有以論其世也

鐵杉吟館詩序

處困約而克自守者鮮矣冠儒冠服儒服凡可以營勢利者靡弗爲見自守者則笑之以爲彼誠材不足以與此也聞其言者從而效之於是自守者鮮矣二如張君之境抑困矣其志潔其行醕其家事治父子課徒給食指他無所問也其感有以館爲家者病歸無所依君爲

之賃屋謀醫藥卒則治其喪葬其高誼如此豈徒自守而已哉父聽鶴先生嘗輯雲閒志略彙未竟君續成之興至閒爲詩同里毛山子馮少眉蔡梅茵皆忘年交相贈荅唱和其所著鐵杉吟館詩自然淡雅不爲壹鬱激切矜才使氣之言蓋如其爲人夫內不足而外自飾焉詩雖工僞也處困約之境而壹鬱激切以才氣凌轢人者雖自守不可以終日也若君庶兩免之矣君豪於酒晚病咯血戒飲詩亦不復作去夏以微疾卒年六十二嗣君某某等以文虎與君交久屬序其詩謹述君爲人以告讀者咸豐八年首夏

王雲卿詩彙序

平湖王雲卿美才工書予識之五年未知其能詩也去冬避寇金山一再訪予抱甕居以詩橐見屬思雋而語工氣味溫然如其爲人客告予曰雲卿寢饋於詩興至援筆立就歲得數百首殆將充之以至於古人何如予曰凡學固求其至也求其至莫若專且勤苟專且勤無弗至者而俗以爲性情有近有不近非也弗專弗勤雖近猶不能至予總角學爲詩師友皆曰孺子可教也於是益自喜以爲誠近之稍長嗜好益雜一藝未就厭其苦而遷勇及遷它藝復然逮老且嬾益一切罷去輒舉其悔以勸人今雲卿年甚富才甚美求之又專且勤如是雖其它大者遠者猶至之不難何有於詩夫詩源於



性情動於閱歷根底於學問而恢擴於交游雲卿苟充其所至以蘄至乎其未至於古人必有所從入必有所從出而大遠乎時人者客笑曰子旣不能至言之何夸也雖然所以爲雲卿則善矣乃書以爲序

張春水風雨茅堂橐序

上海王叔彝觀察以手校吳江張春水徵君所爲詩二卷眎予曰此二十年老友不忍其泯沒子盍引其端往同里計介生流寓滬城落落寡所合獨徵君好俾其詩題其集予嘗讀而和之久之晤徵君於郡城友人坐未通意草草別去自是不復見前年乃聞徵君死矣徵君形骸土木一三家村學究顧不知其詩乃滔滔清絕超

然名雋非其胸襟空濶焉能爲此若負土嫁妹諸作發  
於至性意肫而語摯則又異於流連光景者矣予嘗怪  
相識閒論徵君或偁許過當或從而詆毀之何也士窮  
困不得志甯凍餓以死此爲一身計可也若有父母之  
養妻子之累卽不能不衣食於奔走然挾其技以遊四  
方求升斗之助不可必得也而尤悔隨之徵君之詩曰  
錢神那不尊韋布那不賤又曰終歲困行役妻子累此  
身此亦足悲矣夫阿私所好而失其實者非也浮薄不  
諒輒相訾警者亦非也甯凍餓以死者非爲名高也衣  
食於奔走者非以爲壟斷也蓋皆有所不得已而就其  
心之所安論者乃必責人以所難不亦刻乎介生之窮

如徵君而志趣稍異前徵君沒叔彝嘗錄其詩於可作  
集今於徵君此稟復惓惓不置將梓而壽之徵君詩信  
傳矣如叔彝之好風雅而篤友誼豈不可與詩俱傳哉  
綠雪館詩序

偉甫所爲綠雪館詩詞道光咸豐閒嘗鐫行矣潛於粵  
寇同治八年金山錢賓之爲校刊自丙午迄丁巳夏詩  
一卷而少作無與焉今年春偉甫以病沒於鄉里仲秋  
季子引之以餘橐來請審定則自丁巳夏迄壬申所作  
也蓋不下七百餘首予爲刪存百四十餘首合爲一卷  
與賓之所刊略相當乃序之曰始偉甫言詩輒曰青邱  
漁洋蓋本武康徐雪廬典簿之論繼乃泛濫於前後七

子晚益自放或出入誠齋放翁閒蓋自少至老境地不  
同其發於情因之而變有不自知者偉甫席祖父資無  
聲色貨利之好以與人詩詞唱和爲樂旣閱歷世故奔  
走名場閒講求當代利弊家稍稍落矣辛酉之難南鄉  
殘破展轉播遷寇事漸定復以海塘工終歲役役狂風  
烈日閒未嘗以爲苦而詩詞贈荅亦無一日廢邂逅通  
姓名接談笑俄頃飛箋至數十百言如宿構人皆奇之  
去歲秋杪與二三同人相聚郡東郭復園席閒論古今  
詩詞流派正變及世事得失娓娓不絕大聲高唱氣如  
少壯是時君年七十三坐中皆側耳而聽無能插齒牙  
者羣相偶語謂壽不可量乃歸不五閱月而遽病不起

予聞引之言沒之前夕猶據几作書神明不亂蓋其方寸明達不以貧富憂樂艱易死生爲累故隨所處而皆有以自遣而悠悠之口徒以詩人詞人推之亦淺之乎言偉甫矣予與偉甫定交四十二年遭亂以來舊友零落日益以稀存者惟偉甫爲最久抑知偉甫者無以踰予然則論定君詩者非予而誰宜引之以此見屬而予亦不能它諉也是爲序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孟冬

蘋花水閣詩存序

予旣序南塘張氏詩略燮庵復出丙齋蘋花水閣詩草示予曰丙齋幼孤先府君育而教之子所知也其補學官弟子先府君不及見無何避寇浦江東疾病顛顛

愜死遺詩一卷乞子刪定而序之以存其人可乎烏乎  
丙齋梅生皆後來之秀也丙齋之生後梅生十二年其  
死後八年得歲又減其四二人者其聰明同其不悅制  
舉文而好吟詠同梅生疏秀韶令天真爛然其詩如之  
丙齋亦略同而筆加開展使天假其年當必有所成就  
乃皆未竟其業而短命以死何哉蘋花水閣者丙齋讀  
書處也自其先尊小我翁時予常與篠峰輩偕止其後  
熊丈露荏館於此予歲恆一再訪每飲丙齋必侍坐丈  
閒命出其詩以爲可繼諸父兄讀之信然逮熊丈沒予  
至南塘丙齋必來邀癸丑春相與探梅白雲庵予戲折  
一大枝歸至水閣失足墮水重裘皆濡遂宿閣中變庵

以爲笑今思之忽忽若昨日事耳辛酉之難此閣遂燼  
明年而丙齋卒身呼十有三年矣前年丙齋之子馳受  
知學使者其季桐未冠尤好爲詩將謀刊丙齋遺藁予  
爲刪存若干首丙齋之性情與其聲音笑貌如見焉而  
梅生子淵亦方從變庵學詩重校梅生所爲鉅月吟館  
詩及曼陀羅館詞付梓氏然則梅生丙齋皆有子矣壽  
之修短何足論哉同治甲戌立秋前一日

一樹梅花老屋詩序

道光戊子始識鐵梅翁於宋允奎紀堂坐上時予館浦  
南張鴻卓篠峰家每歲科應試偕至郡城與君及紀堂  
祝康城省堂諸桓碧泉顧誕朝頤堂皆年相若過從遊

燕談詩角藝雜以謔浪笑傲無所不至若世閒無老死  
事者無何紀堂以病蚤世予就秦山錢氏館校訂叢書  
絕意進取稀至郡卽至亦稀入城省堂棄帖括爲醫頤  
堂中拔萃科後授經城鄉二君皆先後卒篠峰屢攝校  
官蘇常閒碧泉試縣令湖北粵賊之亂予避居滬上旣  
而走皖江遂客金陵十年音問隔絕光緒乙亥於郡城  
涂晤君行步甚蹇曰病乎君曰老也非病也子齒少我  
一年耳向者干雲拂日之氣喑鳴叱咤垂白從軍與公  
侯抗禮自居何等何今亦宋宋也相與一笑而罷明年  
春篠峰老病卒是秋君亦沒回憶五六年燕游歡笑  
不知天日若前日事而忽忽四十年消磨向盡惟碧泉



存聞亦且病廢予於諸人中最不材備歷險阻獨得後  
死然老且衰久矣求如昔時意興安可得哉君於予婦  
族爲尊行去年冬君從子松仙以君詩見屬中惟送碧  
泉一詩爲咸豐甲寅作餘則自己未調試杭州及庚申  
避亂以至同治己巳十餘年中詩耳蓋君少歲於詩不  
甚經意旋爲之亦旋棄之晚年始錄藁故所存止此君  
爲人洒脫無城府似近率易然當眾論紛騰時出一言  
足以傾坐其詩亦然觀其撫時述事觸目感歎及殷殷  
於朋友之誼慨然自見胸臆誠非塗飾性靈者可比也  
松仙穎秀於羣從中尤爲君所期望君之沒也惘惘不  
已謀梓其詩予刪次爲三卷而述今昔之感以引其端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仲夏

妙香齋集序

詩古文詞之於時文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譬之古詩近體不同者格其因物託諷謀篇立意奚以異然則世人高言詩古文詞而薄時文何與曰今之爲時文者倩妝巧笑以求悅目其見薄於人宜雖然彼爲詩古文詞者果皆免於倩妝巧笑以求悅目乎是故志時人之志以爲詩古文詞亦時文耳志古人之志以爲時文卽亦何異於詩古文詞自勝國以來迄乾嘉前諸先輩其爲時文借題發揮舒寫心得各有其獨至者不乏人試移此以爲詩古文詞必有異於俗之汶汶者或爲或不爲

或存或不存蓋其偶也楊君樸庵以時文名吳越間久矣同治甲子相見於金陵其人古之人也其偶說古之道也其爲詩古文詞古之志也然則其時文必不爲時俗之所爲可知矣顧屈於場屋數十年至歲庚午始舉於鄉一上春官試遂裏足或勸之君曰技不足逢時偶倖獲庸可再仍以其日用講習者教授於鄉里予自金陵歸六年今春復遇之滬上如平生懽乃以其妙香齋集屬序君行年將七十矣劬學如少年每有所作必精思而出故所積不多予以爲吾黨之陳無已也卷中諸名士評隲丹黃爛然固已抉摘精微皆得其蘊會荒耗無以益君顧嘗怪外人徒以時文推君故論其古今一

致者以質君未知有合乎否也光緒己卯陽月

大軍克復金陵詩序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江浙郡邑次第肅清惟金陵城大而固首逆負嵎悍賊所聚儲峙充積僞忠酋李秀成者尤桀黠自蘇竄逸入爲謀主誓以死守維時節相湘鄉公控制上流而公弟浙江巡撫中丞公暨彭楊鮑三帥圍攻未下既而三帥上援江西軍勢益孤有議請益師者中丞公曰見軍五萬苟用命何爲寡五月己巳晦克其地堡城益修攻具重賞罰躬冒灼暑百道竝進馮城肉薄死者山積自朔迄望晷刻靡息乙酉地雷發裂其郭呼躍爭進死寇豕突并命巷戰而我軍八面虜集逸

者望羅網攫者入釜鷺梟雛畏戮自火其窟桀酋將遁  
捨之民舍洪秀全先伏天誅兩兄同惡一殺一獲自餘  
羣蟹靡有子遺自賊陷省會馮爲窟穴下躡吳越所至  
糜爛中更大帥統兵圍剿未集厥功至是凡十二年矣  
上自搢紳下迄黎首莫不以手加額以爲復覩天日湘  
鄉公旣飛章

奏捷卽馳入大營勞師籌議善後兄肩裴公之任弟建  
入蔡之勛督責無待於韓宏助戰勿勞乎允武旬日之  
閒殲此大憝淮西之捷何足擬也蓋湘鄉公自咸豐二  
年練兵楚南攻克武漢遂圍九江規復江西全境我  
文宗皇帝有元戎之

命總制三江移軍皖南而中丞公久屬行間拔安慶東復巢縣含山和州身先士卒晝夜督戰文臣之勇健將莫及聿惟我

顯皇帝慎簡忠良知人善任

皇太后

今皇帝聖明宏廓任賢勿貳俾湘鄉公得專閩外之命俊又同升將士同力機宜所在內舉勿避用克成此鉅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皇帝嘉公功晉銜太子太保爵一等侯中丞公晉太子少保一等伯竝

賞戴雙眼花翎中外臣庶歡欣抃舞咸曰允哉蓋誠服

二公之忠勛而信

朝廷爵賞之不僭也文虎辱公知敢以詩獻曰狼角變  
色自彼坤維爲虺弗摧化爲鯨鯢踰江淮河朔南東西  
鼎沸魚爛所至則糜躡楚蹂吳身迹獸蹏於赫金陵帝  
王所遺龍蟠虎踞穴馳與颺洪水滔天溺我蒸黎我公  
治兵自湘而北敷心腹腸手臂戮力水涌陸驤武漢胸  
克遂陵九江誓掃殘賊櫓槍退舍仰見軫翼惟

帝聖智

命總揚域移軍皖南披斬荆棘入險出險終開梗塞皖  
實楚尾居吳上流不掎其角曷搯其喉時惟介弟勇齊  
於謀剖窟破翳窮其鳩鵲東刺巢含遂鏖和州公來坐

鎮居中運籌乃請於

朝

分命李侯規略三吳以次克收石城言言攻圍二年落  
其爪牙猶負厥堅中丞曰吁其又可延驂我雷輶奮我  
電鞭鼓角出地梯衝降天橫裂其巢飛沙騰烟梟獍殄  
滅秦淮血填

帝嘉公功光復土宇爾侯爾伯伯仲伊呂而公穆然念  
茲黎庶孰恤爾喪孰瘳爾瘋孰田而廬孰衣而糈申我  
官箴戒我師旅祛敝除害百廢具舉登民春臺歸報

聖主

送湘鄉公移督直隸詩序



兩江總督轄地方千數百里節制三省兼鹽漕河諸政近又以

欽差大臣總夷務其任視它省爲尤重江南號財賦甲天下然歲屢歉重遭寇亂民生凋敝自軍興以來戰餉犒師鉅細公費舉出民間欲取之以方而無怨於下其治尤難今宮太保爵相湘鄉公以咸豐十一年拜江督之

命其時大江南北皆盜藪公自祁門督諸將轉戰至皖以次蕩平諸賊同治三年秋始蒞江甯城郭空虛惟兵卒游民耳公首請開科舉行鄉試藉以招集流亾又復諸書院聘求通儒宿學爲之師試優等者厚其精戒軍

吏毋擾市肆設局貸牛種以勸耕於是士民麕集買者歸市農者歸野駸駸生聚矣明年夏公督師北征士民尚悅冀望謂公將復來及六年春公以病奉

詔回治所則皆懼忻鼓舞曰我公歸乎相率郊迎不啻愛子之迎慈父母也公深體物情識力堅定又知人善任出之以寬厚故人樂爲之用其處已儉約起居衣食無異書生時人亦樂效之比年外籌軍餉內修舉廢墜庶司百職暨邦人士凡有事於官者皆自矢公愼不忍欺公而聲威所及夷夏景服公奏特設長江水師提督備非常度險隘分置營伍俾向者有功將士得以次借補特開書局治城山校彙十三經四史以惠來學四方

求見者時以禮接無所隔闕公以其閒與從游之士講論道德文藝攷求載籍或復圍棋賦詩蓋其才德氣量包乎職事之外故向所謂難者處之從容有餘裕也今年夏撚鬻殄除軍儲少緩公方議請薄賦輕徭減市廛之征大紓民困

朝廷以公久勞於外

命入填畿輔民皆皇然曰公之於我庶幾起癰癢而肉白骨且

天子旣以公賜我吳何又奪我公去也傭夫里媪爭鰓於士大夫之門曰曷不畱我公士大夫者亦相與私議冀幸公少畱如寇恂故事文虎竊以爲不然公

朝廷元老當佐

天子治平天下聲教訖四海俾含齒戴髮之眾無一夫不被

堯舜之澤而區區私一江南隘矣江南離

京師遠保定近圻朝得

旨夕可報奏今

朝廷以羣盜既平急求端本善俗久安長治之道眷言輔弼置之左右豈能曲徇民間私請乎自來督兩江者每不能久於其任公拜

命至此凡八年然席暖僅二十餘月耳故事則然且使繼公任者皆以公心爲心就公所行舉而措之是不啻

公常留於我江南也公雅意文學所在文士萃焉文虎  
不肖幸從諸君子後依公六年於公之行諸君子各爲  
詩文以送謹序公所以爲政於是邦與邦人瞻戀不忘  
之意而系之以詩凡四章其一曰江南幾陸沈惟公實  
再造比年加潤澤漸以起枯槁苦熱與汝涼苦寒與汝  
煥祈雨雲油油祈晴日杲杲仁心隨所感節莠化禾稻  
祝公留十年使我家室好民肥公愈瘠

天子恤元老

詔公歸

京師公歸一何蚤虛茲借寇情歎息到窮媪其二曰以  
公爲嚴師百司自相程以公爲慈母百姓皆乳嬰軍旅

思教養依公爲父兄遠夷慕聲威望公爲神明公曰吾  
何施施之惟一誠一誠之所格足以通物情誰爲後來  
者此意無改更蕭蕭西北風吹公東北征冀公一日畱  
緩公一日行其三曰冶城一培塿忽復成泰岱巖巖夫  
子牆三山孰敢背聖澤所翊流儒末同灌溉惟公振文  
教亦以恤士類嗟嗔窮老生亥豕久自昧侯門多濫竽  
忽忽踰五載進固非所思退亦敢輒退遷史百卅篇讐  
校詎一再明年剗成歸去還種菜其四曰公來山川  
喜公去愁山川山川何愁喜人心視之然鍾山何連連  
豈無豺虎踰江水何湛湛或有蛟龍眠阱亦不在陸網  
亦不在淵消弭固有時須公畱十年豺虎爲麋鹿蛟龍

爲鮪鱸江水何湛湛鍾山何連連旌麾一回顧目極東南天

唐十八家文錄序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旣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閒構若獨孤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閒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

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露議論透闢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蘇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峭要其獨至處不可及世以孫劉竝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矣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槩見於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學者苟就其所近擇途以從則當取全集而孰復之勿以方隅自畫此外如蕭茂挺李遐叔呂和叔非無傑構往往



雜以駢語符厚之佳處不出獨孤梁權範圍李元寶奇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白傅平衍而不免於冗歐陽行周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皇角立李衛公史論篇幅短隘蓋無意爲文故今所錄皆不及云咸豐丙辰長夏

海嶠一塵序

海嶠一塵者熊丈露荃暨其族弟少海所輯金山衛城一隅之人之詩也其所輯始

國初迄近世或接其世或否閒及流寓而畹仙翁者則其族祖海莊先生則少海父也顯達與有專集行世則弗與何以弗與主乎逸也何主乎逸乎爾窮陬僻壤輶

軒所不至蕉萃專壹之士屏世俗之好矢志歌詠泊焉  
終身蓋數十年而殘簡凋落若將湮滅則盡然傷之是  
編之輯以發幽光備文獻也然則曷爲止於一隅遠則  
采訪不易得又難徧也予嘗從熊丈登南城人戶寥落  
如邨落然南望金山岌然在海中波濤連天潮汐汨沒  
礧砢回遶日夜無已噫此數君子所望古遙集寄其抑  
塞無聊之慨者非與

南塘張氏詩略序

同治丙寅春予自金陵歸訪舊南塘燮庵司馬出所輯  
張氏詩略屬爲之序諾之而未以應也越九年予辭  
書局返燮庵招至鏡花仙館度夏復申前請乃序之曰

所謂南塘者蓋華亭之下鄉在古張涇堰之南查山之  
東西南距金山衛城六里所俗曰茅柴蕩者是也張氏  
族居於此以耕讀世其家以忠厚儉朴訓其子孫父兄  
子弟率以風雅相尚髫髻之年便沾沾以詩句爲象勺  
故幾於人人有集然二十年來朴厚之風漸漓而風雅  
亦少衰矣咸豐辛酉浙寇東竄流離播遷母論已刊之  
本及其板片皆燬於火卽篋中稟艸亦多散佚惟聽鶯  
蘼石鏤花三集存燮庵曰吳俗子弟習場屋文應科舉  
卽不得學爲吟詠而我祖父以來弗之禁者以謂陶寫  
性情優柔以養其志氣爾自遭寇族眾中落或無力應  
試率棄書不事又不能爲農夫商賈蕩逸無所業則攝

於外誘者有之吾之爲是錄也掇拾殘賸存什一於千百夫非謂區區卷秩遂足以傳世也用示族人及後之子孫俾知祖宗家法由其詩以上緬其人庶幾歸真返朴卽不能事舉業亦有足以寄志念而閑外好者予曰不亦善乎予之幼也蓋嘗望見虛谷翁自道光丁亥篠峰招課其弟飛卿假館橫經艸堂因得徧交雲老瘦老諸昆弟旣去館秦山仍歲時一至南塘羣從長幼若變庵梅生丙齋輩爭以詩相商推而康城熊文露荏適館於此提唱風雅駸駸極盛迨咸豐之間老成凋謝少壯者亦或不免蘭摧玉折之感至是蓋不及五十年而今昔盛衰之故不勝屈指矣然予觀變庵三孫長者尤馴

謹勤讀好書籍梅生丙齋之子皆喜吟詠篠峰年踰七十猶矍鑠勇爲詩古文詞哀然數鉅冊變庵雖老病亦不廢詩將如驂之靳焉爲族子弟倡率由是言之又惡知其不再盛也夫詩之教曰思無邪觀感懲創胥具於是以前是竝於家乘傳之子孫百世之下采風問俗者猶得執此編而名其鄉里曰南塘張氏之居其不負變庵輯錄之意也哉

綠雪館詞選序

偉甫弱歲卽喜爲長短句初專效姜張後乃擴充於南北宋諸名家有所仿擬皆能得其神髓而尤嚴於聲律蓋元以後詞家往往率意爲之近世諸老始興言復古

然康熙間

欽定詞譜民間既不能家有其書而萬氏詞律疏漏缺  
誤不盡可據非取古人所作畢力研究無以悉其分判  
諧律之妙偉甫寢饋於斯蓋四十年矣吳門戈君慎卿  
精於倚聲獨引君爲同志要其微至之處戈亦以爲弗  
如也綠雪館詞前後付梓者凡已若干卷今秀水孫融  
次公選同人詞復徵及於君因錄尤愜心者爲一卷索  
予爲序且曰某於詞蓋無以及諸君若律則庶乎附驥  
此君自謙云爾若予者亦嘗從事於律而執筆矯強不  
自勝遂復放逸詞乃出君下遠甚未嘗不服君之持論  
嚴而能不自恕也

萬竹樓詞鈔序

嚮有以子鶴所刊賀方回詞見詒者服其蒐輯之勤心識之壬戌秋僦居筠溪子鶴亦避寇寓此以許姬殉節事索題竝惠讀萬竹樓詞於是始知子鶴蓋子鶴雖祖居莫釐而常客我郡席故資無他嗜好獨好爲長短句以爲言情之作莫善乎此又嘗與其鄉先輩戈慎卿遊多問緒論故其爲詞持律甚嚴而用意深細其師法在姜張二牘凡世所尙以叫囂爲豪塗飾爲麗尖刻爲巧者皆所不屑也中年得許姬閨房靜好唱和爲樂人謂神仙中人比遭亂傾覆姬罵賊死君逃難奔走轉徙浦江南北索居淒愴有不堪回憶者然其於許姬感悼不

已時見之於詞而今昔苑枯之感未嘗及焉亦足見其  
其志趣已今年春予歸自金陵君合前後彙凡二冊屬  
爲序予曰存彙不必多貴精而已請簡爲一卷以眎君  
君曰諾蓋予知君君亦自知之深也有議此卷爲少者  
其非子鶴知已也與同治丙寅長夏

張偉甫紀事圖序

華亭張偉甫述其宦迹所至從公奉職因時感事紀之  
以圖前後凡四道光二十九年權丹陽教諭奉太守檄  
嘉山近處藍洲團洲勘水災察戶口以待撫卹是爲雲  
陽勘水圖咸豐元年權元和訓導以大府命率諸生講  
約城鄉稽察民戶是爲鴻城講約圖咸豐三年秋權寶



山訓導時紅巾賊竊踞上海君隨今觀察長沙黃公於  
吳淞口江灣大場真如諸處練勇守邏是爲吳淞備防  
圖咸豐四年秋權嘉定教諭隨今方伯太康劉公集眾  
防衛撫慰人心激勸輸粟是爲膠城勸餉圖偉甫少好  
遊能詩爲武康徐雪廬典簿高弟弟子尤工詞出入南  
北宋諸家所至模山範水脫手成集中歲畱意世事廣  
坐高談指陳利弊風發泉涌頷汗津津然聞者相視而  
笑或竟遁去君不顧也常欲得一官自效旣試於鄉屢  
誦家益中落年近五十始以學官履職近邑鬱鬱不自  
得然其歷事公勤自矢凡心口力所能自盡者靡弗盡  
也偉甫長予五年昔歲相聚年皆少壯以古今相切劘

其所以期待者甚厚忽忽三十餘年瓠落無所成乃以  
寇難逃命奔走家口零落轉徙靡定久不得消息去年  
夏相遇滬上彼此積然老矣數平生親故死亾略盡存  
者或散處四方獨我兩人如萍漂水忽然復合悲慨之  
餘則又破涕爲笑自予來皖偉甫屢以書詞詰問比復  
以前圖屬識緣起求當代通人題詠噫別偉甫又一年  
矣須髮白者益多精神日益衰則偉甫之老狀可知也  
然偉甫今方爲方伯公治稅嘉定寶山閒殫心任事其  
言曰寓體卹於督勸而不以病商者病公壯哉吾讀偉  
甫近詞而喜其意態猶昔也同治三年孟夏南滙張文  
虎撰於皖城賓館